

序

人類活動之跡象既受拘於空間
亦受拘於時間記載此類活動之
跡象能把握此空間與時間而充
分發揮其特異性者石圖為良
史在地方為良志可傳不朽中
國之有地方志乘由來已久然體
制陳舊相沿空疏不名狀故有廣
書數十卷而敘述未詳或果實者
蓋以社會未變故心理未變事未

變而又不變也自共和肇創政
制悉改迨國民革命軍興由陝
以達黃河南北中國政界在思
想上起巨大之變化於此而將作
志以記一地之事一跡之人一方之
物其豐富富繁復有非舊志體例
所以以擬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余生巡豫北適次獲嘉鄒揚昆
古愚以新修縣志進請余一言
再述縣中新舊人士回見解不

因事執甚烈或不能成于賴其選
父至乃於中庫之調和新舊閱
三月而後去余謂在此封建制度
方告崩潰而革命尚未成功之日
新舊思潮之衝突理也亦勢也
故有縣新志之體例定自中央
循其體依其例記其人述其事載
其物用現文史字眼充敘述之地
方事實新舊各失其為新舊者
未得其為舊把捉時文與地方特性

以成現代志來此則有賴於才學識
三長而此可藉社舊門戶爭小水
亦亦兩兩調和相衷者矣茲志是
否有合於者必位與城細閱姑述其
信差誌以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方駐豫
特派員請主在河南省政府主席
去無劉峙誌於獲嘉巡視

序

存往蹟樹來規方志之利豐於國史獲嘉縣乘自清乾隆丙子吳令喬齡重編後迄今茲無續者愒亦甚矣然非特獲嘉也民國肇造以還其以志事促各方者奚啻五申三令而成書猶寡於曙星其癥結蓋有二薦紳先生篤於嗜古濡毫灑翰惟前人或例是紹而於近代新猷熟視焉若無覩是猶遠適者終日蜷伏室中其弗能達萬里之前程可知也趨時之士侈談改革睨囊哲所留遺悉鄙爲芻狗思盡難之以爲快是猶築室而棄其基雖百計庀材其不能大啟爾宇更無疑也維獲亦然志局之闢肇於十年因循至十七年卒以中廢二十一年五月予來權篆思有造於是邦而文獻未備虛無所根以善其設施於是重啟志館聘邑中耆宿陳君耀卿郭君伯英丹忱分司考纂比事屬辭星霜兩閱稿已大略備矣復以見解錯迕書不得成邑人士爲折衷計請於予以書奉迎予從父既至覩志稿才陳君兼嘉二郭君之能而惜其不能相與以有成也爰與予謀謂陳君學博而識偉其考据之精審非特晚近所

希逢抑亦舊志所弗逮惟最近數十年事實亦賴二郭君網羅當兼採所長以成完璧議定取陳郭三君藁反覆審諦擷其菁華其有闕略更爲蒐羅以補綴之計葇莢凡五更而功歲焉嘻幸哉自茲日厥後眎土地河渠物產諸志則土宜水利盡得而獲之農業可興也眎建置志則知前人在獲具有成勞不可不有以維之而且增廓之也眎賦役志則覺獲民之負荷已艱弗忍更事腴削且思用所取者爲獲士女福也眎兵防志則獲在目前雖幸無伏莽要不能不防患於未雨也眎職官志及人物志中循吏傳則思官斯土者之多非有浹髓淪肌厚澤未易留去後思也眎人物選舉藝文諸志則悟獲亦有才闢黌舍而陶淑之文化未嘗不可蒸蒸日上也眎民族風俗祥異諸志則哀獲人之數罹災祲僅存餘息而樸猶未漓當有以繁其生齒而更與於變以進至陶唐之時雍也然則是書也人目之爲方志予操之爲治譜後之君子其有與予同情思登是邑於上理者乎請按籍而稽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吉日獲嘉縣縣長鄒古愚撰

舊序 萬歷癸卯

彰德府同知 管獲嘉縣事 張蘊道 五臺

邑之有乘猶國之有史所以存往蹟考風俗明勸戒也故按籍而理者每於志亟焉不佞之視事於獲也意欲有所興除輒進鄉父老問所疾苦暨他掌故具不能悉已及邑乘則謝無有遂懼然曰邑縱疲甚奈何并載籍泯泯也即一旦當事者憫其弊欲訊故實而更張之抑或輶軒使者行有撰述於茲探風問俗余又何藉手對乃決策纂修而苦於案牘旁午未之假也會海虞錫元陳公署邑博錫元世其家學雅擅文譽爲具聘請曰以不佞之職在茲土所使一邑之事燦然臚列自不佞責也乃足下借重邑庠獨不能爲不佞操三寸弱翰理鉛槧事乎錫元起拜謝不敏余請益堅於是集生徒咨故老搜羅軼事採摭異聞自圖說至雜志得卷凡十越三月而稿竣持以視予予持以視縉紳先生畧加詳定僉曰是編也約而不遺贍而不冗文而不誣質而不俚可以傳矣爰付之梓又一月梓成余將勾當世椽筆弁其首而邑諸生請不佞先序所以夫衝疲之邑廢墜良多余自視事來宵旦料理如督逋課釐積弊

濬河渠節郵傳繕公廨無片晷隙然尙猶棼絲理之而愈覺其棼也則今日所當舉者又寧止一乘而顧亟修之何也徒以舉一廢而百廢可知也展卷間覩土田之磽确則思賦稅之難供慨生齒之流亡則思繇役之難任占嘆溢之不時則思儲峙之宜預感前哲遺愛之在人則思獲未嘗不可治而治獲未嘗無善政其他力有不足時或未迨者尙冀後來之補苴未易更僕數也大都志具之矣蓋獲志特與別志異別志誇其華實惟恐不盡獲志寫其彫瘵亦惟恐不盡即謂獲志當鄭俠繪圖可也若夫轉瘠爲腴變呻爲謠俾獲俄成樂土自有當事者主之謹按籍以從

又序

馮上知 邑人

張公治獲之明年慨邑志湮滅故典無徵爰命學博陳君蒐散佚詮次其事凡兩閱月而卒業其中要會余旣得與聞則宜列數言於首先是邑政之失非一端更數令皆以不職罷去當事者憂之乃疏議非得才敏吏已試而有徵者弗勝此擇所屬以公名上公時倖鄰郡則請加秩郡丞治邑事制曰可於是邑人相慶慰云君子謂斯

舉也可以觀政矣余惟一國之具與一邑同一邑之具與一人同人之身有皮毛筋骨腑藏血氣善醫者審其表裏然後得其所所以受病而調劑有方邑之志即國之史此亦人之皮毛筋骨腑藏血氣所具也不備不可以爲人不知其孰是又安知其病而爲之去不可以爲備先王之訓曰表山川正疆域分田賦程土俗著風物剛柔燥濕巨細美惡陳風昭事厥垂載籍豈文具設哉國之所以爲國邑之所以爲邑猶人之所以爲人也撫痛癢而問災祥是呼吸相關者夫天下之勢積習有因要於早識而力爲之返建國立邑綱紀命脉如人之生初亦何嘗不强且盛及其情識既透而外誘相仍其强可立弱也嗜欲日攻而元神內耗其盛可立衰也嗟乎此可恬然不亟省耶余覽是書邑之戶口非虛而遊閒衆地畝非狹而輸納繁生殖非稀而取用侈習稟非薄而訟獄滋衣冠輩興而緩退讓耕鑿同力而羞賤貧文學漸開而疏本質法令條布而少和平可謂長華虧根離正入巧種種受病矣此與人之將弱且衰者何異彼夫憫然顧慮相輕重參疾徐以振起其病而還之强盛者其道可知也公之

爲是書有意乎蓋宰物經世本於神情故邇可遠小能大始有終也記曰通於一萬事畢夫公之神情備矣有其一矣此安論治邑於天下事奚有焉若乃象類具形於指掌義例存法於微言既典且彰是書有足多實惟陳君之才余勿具論論所以命志意如此志凡若干卷張公晉之五臺人陳君吳之常熟人也

又序

獲嘉縣
教諭 陳禹謨 常熟

獲故有志第刻本無傳每輟軒使者往來欲採風問俗而無從也會鄴郡承五臺張公來視獲篆百廢具興一日謂謨曰惟是邑之乏乘自大欠事也余以簿書稠濁圖有所撰次而未遑願以屬子謨謝不敏焉公屬之轉堅遂勉應命先時齋頭故匱所存蠹餘若干帙有舊志副本逸諸籍中蓋未卒業之書也檢而哀之纔得十五既王生維翰手一錄至視前本不能加詳最後得省通志郡總志以證二錄間有前未備者時蓋得十之六七謨更造邑薦紳先生諮訪故實薦紳先生率不憚娓娓而諸生中亦各出所覩記相眎無慮得十之八九謨遂謬爲詮次畧者詳之闕者補之俚者

文之每卷頭弁以小引中亦時附鄙臆凡三閱月而報竣彙得十卷持以復公公曰
盍謀請政乎謨則再造請薦紳先生間摺撫未當者曰盍汰諸其不該不徧者曰盍
益諸謨敬諾於是汰者益者悉如指再以復公公從清閒之燕親爲印可付劄劄氏
且命序末簡竊惟邑有乘猶國有史也昔人作者如常璩之華陽羅含之湘中迄今
傳之未泯志所從來尙矣獲之爲邑即葢爾哉乃行山聳秀人文蔚起景物幽勝名
賢托栖路通九達輪蹄輻湊則衛以南之名區也地既礪礪而農復嬉民實凋瘵而
繇偏繁財本耗詘而賦特重則河以北之巖邑也是且得無志乎顧向之臨宰於斯
者率倥偬政事安問圖籍百餘年來竟弁髦置之自公之治獲也剽繁若暇應猝若
嚮理難若易遂得以簿書餘閒修百年墜典甚盛舉已謨即不敏敢不圖所以報稱
者是役也徵近事於往牒參臆見於輿論寧樸毋華寧簡毋冗設以爲言多鄙樸事
罕圓備則誠有之如以爲構虛辭尠實錄吾知免矣第不識可藉手以報公否

舊序 順治己亥

知獲嘉縣事 李玳 沔縣

余奉令來蒞茲土下車未閱月即奉臺檄以邑志之未報竣也復理前諭促即纂修喟然曰志也者一邑之典章文物於是焉備所係顧不重哉乃居官者恒視爲不急之務置而弗問即或有志編纂又以簿書填委遜謝未遑日復一日編殘簡斷文獻無徵伊誰之咎歟獲嘉舊志修自前明萬歷迨興朝定鼎百度惟新且十六年來厚澤深仁淪浹寰宇而志猶闕焉未載是又烏可少緩爰聘耆宿分類編修舊志之訛者刪缺者補斷者續凡戶口之盈縮土地之肥瘠賦役之繁簡風俗之澆淳科目之盛衰營建之新舊與夫忠臣孝子文人節婦之潛德幽光靡不網羅搜考彙著於篇而一邑之典章文物於是乎畧備矣稿成得以藉手上獻是役也余不敢居功道上臺之罰責已耳雖然志猶史也修國史者必旁稽省郡縣志異日輜軒使者採風蒞止而獲之文獻不至廢缺無徵則斯志之修亦不無小補云

舊序 康熙丁卯

河南巡撫 章欽文 宛平

國史之例有紀有傳有表有志志也者其史家之一體與然郡邑各有志乘以辨疆

域系人物稽戶口之贏縮覘政理之善敗山川風土歲月日時瞭然在目國史之規模亦駸駸乎備具焉獲嘉故漢縣介懷衛之間無崇山大川物產稀少民生鮮見外事頗淳朴稱易治迺自明季流寇蹂躪以來城市村墟亦畧盡矣興朝定鼎威德遐暢流移漸復廢壞具舉於是三韓賈公撫此土輯河內通志凡在屬邑皆纂成書體裁鉅麗蒐討精密爲時所稱然初出湯火生齒物力凋耗之餘未盡生息又國家庶事創起綱紀恢張而節目有待今上御極二十餘年中深仁大澤浸灌涵濡地德天和呈祥効順加以綜理經畫日益周緻典章文物日益明備水利農田之日闢兵屯郵傳之日修建置營繕之日增學校科目之日興節孝文章之日盛視昔殆不啻倍之矣夫史多集成於異代而志必隨時爲修改且史以紀往蹟而垂鑑戒而志者所以昭憲典明王制固當時奉爲法守者也而闕畧焉不備可乎茲邑令馮君以重修志稿呈其排纂搜輯多有補前人所未逮者余覽之而不禁三嘆也自守令之官每不得久於其職其視官若傳舍然至有宦於斯土而詢其土風人物之盛衰舉廢沿

革之始末喙口而不能對者能悉心講求以備遺忘而存典故者蓋亦無幾人也雖然此特其見之筆札者耳苟率此而一一舉行至於國計民生豈小補乎哉兩河屬邑以是爲標準焉而余所藉以上答聖明下慰人士者亦庶乎其無負爾已既重嘉其意又因以示勗焉

又序

知衛輝府事 金雲鳳 三韓

考之周官有內史有小史有列國之史其小而相附以見者各有紀事之書又小史之遺也古聖王命太史氏採列國風謠上之天子其間掌載故實而人心風教興善備敗之道寓焉今之一邑百里不依然古小侯國哉在昔若晉董狐楚倚相各以其地之良照耀一時自秦人郡縣而後古法寢廢雖省郡視大國屬邑視附庸沿習古意雜見修舉而世掌不專臨文多隱治忽詳畧之間蓋闕有間矣方今輿圖一統聖天子徵文考獻命各省郡縣繪纂志書以備披覽此衛輝之六屬各修輯縣志彙呈甚盛典也邇者獲目志告成馮令請序其首予披閱久之見有山川出雲物原隰丘

陵陂澤產財貨社稷壇壝主祈報凡戶口有增耗賦役有繁簡人才有盛衰官秩有賢否備載無遺因之怵怵有感也夫其志建置也如城垣昔築以土今易以磚未嘗勞民傷財也其志丁戶賦役民間視凋於昔自寧山衛歸民籍後三百年之繁衍土地之肥饒較半富於民戶學校人才亦廣於昔額應視大縣惟訟獄差多耳凡此皆今昔之殊也今而後馮令勉乎哉豈惟馮令即予謬忝師帥承流宣化責任匪輕覽丁男戶口則知民生之所由盛衰覽賦役輕重則知國儲之所由盈絀覽科名學校則知文運之或降或升此志豈非凜凜一官箴哉今與賢令尹約尙其加意民生留心教養勿負國家陳殷置輔之至意庶不至曠瘼迺職以貽覆餗之咎即予亦藉手觀成感荷良多矣是爲序

舊序 乾隆丙子

翰林院庶吉士 吳喬齡 吳都

自京省以迄郡邑靡不有志備物垂規昭往訓來其書固與政相通也顧志雖多而住者鮮觀其病有二或但取計簿而其言不文或徒炫博洽而其誠不著言不文不

傳誠不著亦不傳昔人謂必使涉於學者纂之則夸與鄙之病庶可免矣中州之志如邵二泉之許州崔子鍾之彰德俱見稱於漁洋先生崔志予未見比署符許昌亟購邵志則書已無存見續修之汪志義例無統事蹟疏漏竊嘆前有作者而後不能述書彼竹帛豈易事哉獲嘉縣志修自康熙丁卯距今六十餘年余承乏之初即思重訂顧以簿書填委未遑操筆思得一涉於學者相助爲理因循者久之甲戌之春李上舍延之遠來視余歡然道故外商及志事上舍許肩其任於是綜核舊籍網羅近聞凡舊志之復者刪訛者正冗者節缺者增每一卷成吾兩人必更相質訂往復數四期於明備之中不失謹嚴之旨今年丙子秋剗剗始竣蓋閱再期而後成書焉昔元史之修不逾六月當時秉筆者皆一代文章宗匠而其書繁冗重複轉出諸史下無他時太迫也少陵亦云能事不受相促迫余幸得久於其任凡境內斷碣殘碑與故家遺文墜什得以從容蒐探考証其得失抉摘其異同兢兢焉去夸與鄙固不敢自詡爲佳而以視舊志則或有過之無不及矣且夫地志一書固與政相通者也

羅鄂州之志新安也曰知儉易察息耗裁闕陋以斯爲務程篁墩志休寧亦曰公歛厚薄民生豐儉吏治得失士習淳正俗尙澆淳胥著斯籍余惟二君之言是則故撰錄之際必信必徵而於民生休戚治道因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後之官斯土者不下堂皇一展卷而已識爲政之梗概則以是書爲地志也可即以是書爲理縣譜也亦可上舍名棟籍隸浙之嘉興爲前直隸制府遯麓公子學人也